遥远的枣树

□ 贾欣玉

姥爷姥姥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长在韩城东临黄河的一个宁静的村庄。姥爷姥姥结婚的那年，二人一起在院子的东南角种了颗枣树苗。早上一起身，透过窗子就能看见小树苗。等小树长大了，躺在床上也能看得到。从此，施肥浇水成了姥姥的日常任务，每一条枝芽都舒展着姥爷姥姥的温情，生长着他们的希望。姥爷不在家的时候，枣树更是被姥姥精心呵护，似乎摸着那树干就是牵着姥爷的手，阳光下闪动的树叶就是姥爷那明亮的眼睛。枯瘦的枝干终于在姥姥双手的扶持抚慰中渐渐站稳了身子，抓紧了大地。新木初成，大舅抱着树干登攀；枝繁挺拔，二舅捉了虫子详观；绿叶华姿，姨妈在稀短的头发里塞了小花；接天红妆，妈妈扶着枣树蹒跚。

枣之未落，其叶沃若。姥姥照例清晨六点蹑手蹑脚地起床，跑到厨房做早饭。趁着一家人还未起又抓着空隙将院子一拂而净。在餐桌上忍着婆婆从鸡蛋里挑出骨头的怨气，还要照顾最小的孩子吃饭。快速收拾好餐具，看似纤弱的身子顺溜地扛起了锄头，和两个儿子急急忙忙地去地里。出门前还不忘嘱咐大女儿要看好最小的孩子，在家里要乖一点儿，千万不要惹脑子奶奶，免得又被打。

汗水调节心情，日光营造气氛，田野安抚情绪。这样的日子对姥姥而言是最美好的时光，从早晨持续到中午，再从中午持续到黄昏。累了，也只是倚着锄头喘口气，习惯性地望着村口的方向，脑中、心里又浮现了谁的身影？

杂草顷刻间铺了一地，背后突然飘来了熟悉的声音。扔下锄头，携着朝思暮想的人儿进了屋，伺候他吃饭、睡觉，许多的辛苦委屈就在这服侍中烟消云散。

院中的枣此时也正结得甚好。虽没有完全红透，但红绿相间的花枣儿也同样艳丽得可爱。打下一颗，轻轻一咬，脆响香甜。再看看那枣儿，白色的瓤，红绿相间的外表，微微发黄的枣核，恰似一幅美丽的图画。要走了，姥姥打下一袋相思与叮嘱，目送着他离去。然后默默地拿了农具，期待下一次的团圆。

1983年，国家的“严打”风潮将姥爷吹到了陕西省政法干校培训政法干部。“你就带着孩子们到西安来吧，在这里和我住下。”这是姥姥结婚以来听到的最动听的话。

仔细打扫了院落，认真给枣树浇了水。姥姥带着孩子们告别了朝夕相伴的枣树，从此院落少有人住，枣儿只有自己默默地生长。没有了院落，没有了日日相伴的枣树，但一家人终于住在了一起。只要家人在身边就好。此后陕西省政法干校家属院中的一套单元房便成了妈妈她们的另一个家，她们也可以在小小的花园中种颗枣树。城里消费虽然高了些，但人活着总是有办法的，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这愿望许得再渺小，再平常不过。可是，两年的温馨相守，守来了姥爷的病逝，留下了四个孩子。

那时，妈妈也只有十多岁。姥姥中年丧夫，一边是年迈的公婆，一边是未成年的孩子。孩子的学费、老人生病的药费、全家人的生活费，日日都在追赶着她。姥姥说：“当时的日子，难啊！”

从懂事起，我一直避开所有与姥爷有关的话题，怕姥姥、妈妈伤心，也就一直不知道姥爷的名字。可幸的是，姥姥有一回谈到了一位老家的亲戚，其中提到了姥爷，我瞅着姥姥没有丝毫悲伤的神色，趁机问起了姥爷的名字。没有预想中的脱口而出，只见姥姥微笑着用食指在桌子上用力地写着三个字，一笔一画，是怕说出来的字太轻，想要把它刻在心上吗？十几年来，我从未见过她如此的举动，从未见过她如此静美的笑容，她像是在欣赏一件极其美好的珍宝，眼神中透出的柔和与食指遒劲的力度相吸相融，柔与重展现了奇妙的融洽与力量，使我不得不快速偏过头，生怕再看一眼就会流泪。我听到了世上最温柔的声音，唤着：“文仲仁”。

我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姥姥她，是很爱很爱姥爷的啊！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虽天人永隔，但多少年了，姥姥每次上坟都要大哭一场。路过的村人看见了都说：“过去了这么多年，还哭得这么凶。”是啊，怎么能忘记，怎么不肝肠寸断！

今年又回了一趟韩城老家。三十年，姥爷去世三十年了。从前的院落依然在，那年今日此门中，家人仍相伴，枣树出新枝。而今，房顶坍塌，蛛丝乱结，遍地草杂，满地枣烂。那颗枣树已然是亭亭如盖，枝桠漫过了房顶。还未来得及落下的枣儿坠了满枝，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可惜再也没有人把它们采摘给谁了。

往事如烟

为党员老公点赞

□ 文雪梅

老公刚参加工作就入了党。自从他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更是对自己严格要求。那年，老公在县级机关上班，生下儿子不久，单位就有规定，要求年轻干部下派基层锻炼。当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摇摇头，告诉老公：“切记，你千万可别去！”可是，老公若有所思地回答道：“这个要听从组织安排！”要知道，我曾在基层干了多年，了解基层工作头绪多，任务重，群众工作不好搞，且工作条件很艰苦，再说儿子还小，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还指望他这个顶梁柱呢。

让人想不到的是，文件下来时老公恰巧被调到一个偏僻的小乡镇。后来，别人告诉我，他们单位没有人愿意下去，最后，老公自告奋勇站出来说：“我去吧，我还年轻，又是党员得带头去基层锻炼。”

就这样，老公在那个乡镇一呆就是多年。由于离家远，他每周才能回家一趟，有时候忙了，一个月也见不上人影。家务活一把忙也帮不上，平时家里的煤气我换、买面油都是我，孩子得病了还要跑前跑后找医生。父母亲看着日渐憔悴的我，有时也埋怨道：“想不到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了，这还叫过日子吗？工作有那么忙吗？”起初，我没在意，后来，看到同龄人个个穿得光鲜亮丽，活得潇洒自如，而我为了家务总是忙得焦头烂额，气喘吁吁。我也开始嗔怪老公：“你觉得工作重要，咱们就好聚好散，你忙你工作去吧！”这时，老公总是呵呵地笑着：“乡镇就是这样，作为党员，更要为其他人作出表率，你就理解下呀！”

有一次，家里的水管漏水了，满屋子的水让我顿时傻了眼。情急之下，我打电话让老公回家一趟。可是，半天了他接上后只说了一句话：“开会！”就匆匆挂了电话。我一看时间，晚上七八点钟，还开什么会啊？我想肯定是谎言，等我叫人修好水管，就叫了辆出租车，坐了半个多小时的车来到老公的单位，然而，却没有见他的影子。辗转打听后，才知老公在村上。

为了看个究竟，我又风尘仆仆地赶到那个村子。果不其然，老公正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开会。看到我，他很是惊讶，急忙出来问我：“这么晚了，你来干嘛？”当我看到灰头土脸、晒得黝黑的他，心里酸酸的。“家里让水淹了，快回去看看吧！”我眼里噙着泪水说。

老公想了想，皱了皱眉：“不行呀，这个村在精准扶贫的问题上，村民的认识不统一，我得给他们开会讲国家政策呢。家里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咱要顾全大局的，别忘了，我是党员！”

老公在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赢得了群众的诸多口碑。当地的老百姓说起他时，总是翘起大拇指说：“他是党的好干部，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事呢。”每每这时，老公总是谦虚地回答：“能为群众谋福利，为党争辉，是我今生无悔的选择。”

家有党员老公，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和自豪。每每看着他一脸的成就感，我不由暗自为他在心底里默默点赞，心中更是有个朴素的愿望，那就是以老公为榜样，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做一名可亲可敬的优秀共产党员。

百姓人家

姐姐是个编外教师

□ 舒添宇

算起来，姐姐当教师已经三十多年了。称得上地地道道的老教师。初中毕业，家里经济负担重，六口人的生活仅靠父亲做教师那少得可怜的工资来维持，拮据之状可想而知。当时的姐姐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面对家庭的困境，选择了不再上学，当起了村小的临聘教师。三十年前的西部农村，教师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学校里正规院校毕业的正式教师少得可怜，即使编制内的教师大多也是民办，不同于纯粹农民的是有个教师身份，待遇极低，不是“一头沉”而是“两头沉”，种田和教学两不误，农林两税，三提五统的农民负担样样不少。姐姐当的教师还不是民办，是临聘代课教师，属于编外的编外。

其实，姐姐当初学习成绩不错，尤其是文科学的挺好，如果参加补习来年再考，考上一般性中专学校应该不成问题。不过，那时候一个普通乡下学校考上吃皇粮的国家中专学校的学生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少数学校一个也考不上，升学率为零，被叫做“抹光头”。也许姐姐对自己的实力还是不够自信，想想就算了。

最初姐姐所在的学校就是一个教学点，只有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在村小上学。孩子们的家离学校不太远，最远的也就小一公里。小学校和普通农户住房外观差别不大，没有围墙和大门，上课的时候有些村民好奇地站在窗外看着姐姐讲课。下课了，孩子们在小操场自由玩会儿，调皮点的往往玩着玩着就搞恼了，哭得稀里哗啦，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附近地上干活的爸妈赶紧跑到学校，帮忙哄孩子。姐姐性子温柔，没多长时间就跟左邻右舍相处得非常融洽。长辈们把家里的特产、葱啊蒜啊青菜啊的送到小屋里，有时候做好了饭叫姐姐去家里吃。姐姐做事认真，教学成绩很好，对小孩子极有耐心，学生们大多特别听姐姐的话。家长们对姐姐的工作非常满意。直到姐姐后来到中学作代教，村小周围的家长们还是念念不忘姐姐的好，经常捎些葱蒜青苗来。其中有一个学生家长，把姐姐当做自己的闺女一样，给了母亲般的关怀，她们的感情几十年来从未间断。后来，得了半身不遂行动不便，知恩图报的姐姐经常抽空去看望。

姐姐因为身体原因错过了民教中师招考的机会，后来招考政策放宽了，年龄却超了，这让姐姐一直心存芥蒂，久久不能释怀。有时候想起来，心里也不无失落伤感，同样是教师，待遇却是天壤之别，正式教师的工资数倍于临聘教师。没有一样少干，甚至所付出的比有些在编教师多得多，公道何在？这是个不争事实，谁都知道，谁也无法改变。姐姐教的是初中英语课，那时候山里学校根本分不来英语教师。她没有英语专业证书，只有函授中师文凭，但英语课带得相当不赖，考试得的荣誉证塞满一个抽屉。教过的学生，成才者不计其数，算得上桃李满天下了。即使如此，姐还是个临聘教师。

像姐姐那样遭遇的人肯定不少，有才有德，因了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转正招考机会擦肩而过，想起来令人唏嘘，这难道是宿命吗？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姐姐依然做着编外教师，乐此不疲，在幼儿园。教了几代人，从前的学生都已步入中年，学生的孩子又成了幼儿园小朋友。生活在变，昔日的文静少女已经到了当奶奶的年龄，不变的是她对乡村教育的痴情，对学生们发自内心的关爱，还有对脚下土地的热爱。我觉得，对姐姐而言，自己喜欢，家长的信任，学生的爱戴就是最大的功勋，真正的价值所在，管它什么正式不正式。有个幸福的小家庭，乖巧懂事的女儿，知冷知热的老公，拿她的话说：“值了！”

亲情一缕

对 门

□ 王新库

小郭和小胡住对门。两人在同一家工厂上班，各有一个属鼠的八岁小男孩，两个小孩又在同一个学校上同一个班，因此两家就走得很近，关系亲密。

城市里看着熙熙攘攘，但关起门来就是自家世界，很少交流，有些人甚至一辈子都不知道邻居是干啥的。小郭和小胡不同，俩人是哥们，经常凑一起喝酒聊天。

小孩子不懂事，玩闹起来动静就比较大，楼下经常会找上门来。为了避免麻烦，小郭和小胡决定每天晚饭后带孩子们到广场玩。一开始，两个孩子玩得挺好，一起滑滑梯，捉迷藏，或者你追我赶的疯跑。小郭和小胡一边闲聊，一边用余光看着孩子。孩子毕竟是孩子，一会儿就恼了打了起来。小郭的儿子长得瘦小干枯，但出手出脚又快又狠，小胡的儿子长得胖大结实，但性格温吞，不敢出手，因此挨打的总是他，一会儿就哭了三次。小胡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嘴上却说，没事，没事，小孩子打闹不记仇，小孩挨打长得快。果然，小胡的儿子一会就又和小郭的儿子玩到一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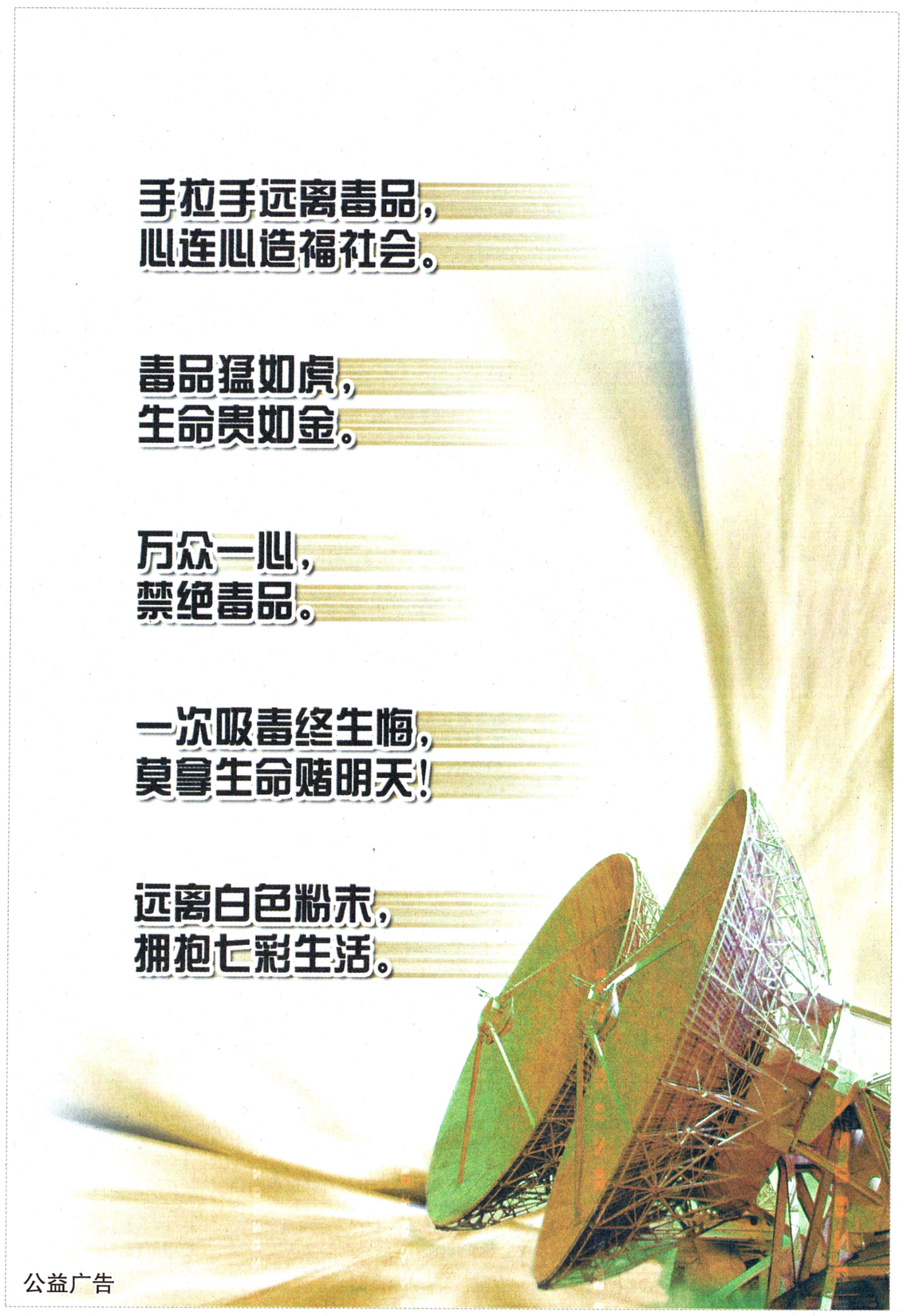
玩够了，回到家。互相说了再见。这边门“砰”的关上，那边门也“砰”的关上。小郭就对儿子说，儿子，你真给力，没给爸丢脸，就应该这样，男孩子就要勇敢一点，明天中午，爸请你吃肯德基。小胡教育孩子说，儿子，你真不给力，丢爸的脸啊！那小子跟个瘦猴子一样，你就是压也把他压扁了，还让人揍哭三回，还是个男孩子吗？如果再这样，你就别想去吃肯德基了。

第二天晚上，两人又带孩子到广场玩。一开始孩子玩得很高兴，后来就恼了。这次小胡的儿子占了上风，小郭的儿子哭了三次。小郭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嘴上也说，小孩子打闹不记仇，小孩子挨打长得快。可是，这次两个孩子没有再玩到一起，小郭的儿子哭着要回家。到了家门口，孩子没有互相说再见就各自进屋了，小郭和小胡也有些讪讪的，说声再见就“砰”的关上各自的门。

第三天，小胡给儿子买了一个肯德基全家桶大套餐。小郭看见了，嘴咧了咧，没说什么，可关上门就传来小郭儿子的哭闹声。这天晚上，小郭和小胡都没有带儿子出门。

之后的日子，小郭和小胡再也没有像往常那样结伴去上班了，各走各的，碰了面也只是笑着打个招呼。小郭儿子和小胡儿子也都被各自的爸爸叮嘱过了，以后最好少在一起玩。

这天放学路上，小郭的儿子正走着，感觉有人拽自己的书包，一回头，是小胡的儿子。就问，干嘛？小胡的儿子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精美的纸盒，递给小郭的儿子。拆开一看，是一板写有外文字母的巧克力。小胡的儿子神秘地说，是他舅舅从国外带回来的，可好吃了！小郭的儿子眼圈红了，用胳膊环住小胡儿子的肩膀，小胡儿子也用胳膊环住小郭儿子的肩膀，俩小哥儿们吃着巧克力，有说有笑地回家去了。

临上楼，两个小家伙故意拉开距离，低声叮嘱对方，回家后千万别告诉父母！

世相百态